

shijieshidajinshu

世界十大禁书



沦落风尘的村姑

[法] 巴蒂斯特·努加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十大禁书

沦落风尘的村姑

[法] 巴蒂斯特·努加雷 著

陈筱卿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世界十大禁书·沦落风尘的村姑

作 者：[法] 巴蒂斯特·努加雷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龙震海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全 10 册总字数)：3200 千字

印 张：(全 10 册总印张)：100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0940—1/I·897

定 价：(全 10 册总定价)：220.00 元

目 录

沦落风尘的村姑	(1)
---------------	-----

农业社会对城市性现象的逆反心理兼及

历史上的卖淫现象	柳鸣九 (3)
----------------	---------

原序：沦落风尘的村姑

——历史的卖淫现象	(11)
-----------------	------

作者再版序	(14)
-------------	------

第一部	(18)
-----------	------

一、吕赛特其人	(18)
---------------	------

二、一位母亲该如何教导女儿	(19)
---------------------	------

三、我们端庄审慎的女主人公	(22)
---------------------	------

四、新人物纷纷出场	(24)
-----------------	------

五、众人对吕赛特情有独钟	(25)
--------------------	------

六、诱 惑	(28)
-------------	------

七、伟大的胜利	(30)
---------------	------

八、信誓旦旦	(32)
--------------	------

九、吕赛特开始芳心萌动	(35)
-------------------	------

十、吕赛特想入非非，羞涩面红	(37)
十一、第十一次失足	(38)
十二、第二次失足	(41)
十三、第三次失足	(43)
十四、一再失足	(44)
十五、私奔	(48)
十六、巴黎万岁	(50)
十七、吕赛特终于无师自通	(52)
十八、戏剧性变化	(54)
十九、沦落风尘	(58)
二十、吕赛特能持之以恒吗？	(60)
二十一、朝秦暮楚	(61)
第二部	(64)
一、浪漫的爱	(64)
二、吕赛特一步登天	(69)
三、我们的女主人公当上了演员	(72)
四、美好的感情	(75)
五、幕后	(76)
六、始料不及的病痛	(81)
七、医生们各执一词	(83)
八、吕赛特答应离开舞台	(87)
九、信守诺言	(89)
十、需求和习惯将我们逼到悲惨地步	(91)
十一、来者不拒	(94)
十二、争吵、厮打和警察分局局长	(101)
十三、吕赛特罪有应得	(105)
第三部	(107)
一、吕赛特摆脱奴隶地位	(107)

二、她回到世俗社会	(110)
三、另一个人物登场	(115)
四、一个落魄老者	(119)
五、暴露无遗	(123)
六、吕卡先生心安理得	(125)
七、我们的女主人公假装谦逊温顺	(128)
八、女人的贞操细若游丝	(131)
九、面具揭去	(137)
十、小怀疑论者	(142)
十一、美好的结合	(145)
十二、好景不长	(148)
十三、放浪形骸的新办法	(152)
十四、荒淫无度应有什么下场	(152)
十五、主人公们死了，作者大功告成	(154)

泰蕾丝说性

一部道德化的性小说

——关于性的中庸之道	柳鸣九 (161)
第一部	(165)
第二部	(224)
布瓦丽埃之故事的终结和泰蕾丝之故事 的继续	(243)

沦落风尘的村姑

[法]巴蒂斯特·努加雷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译本序：农业社会对城市性现象的 逆反心理兼及历史上的卖淫现象

柳鸣九

在这部小说里，作者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世态人情，而不是性。但是，毫无疑问，性是这里的社会世态中一个重要内容，甚至是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因此，这是一本描写以性问题为中心的世态小说。具体来说，它以一个村姑沦落为娼的过程为线索，展示出十八世纪法国围绕着性问题的人情与习俗、风气，从小说的风貌而言，颇有点像我国明清小说中写青楼故事的作品。

作者在小说里对世态描写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在序言里，他开宗明义，道出了他的自觉意图与对小说创作的理念：“一部小说的目的应该是描绘一些荒唐可笑的人，勾勒出其时代之面貌。读它时，人们必须能从中悟出其时代的特点、弊病，那这部小说才是佳作，有益之作。”

说到世态描写，我们不能不说它是法国十八世纪文学的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这类的小小说着实不少，最早出现的一个世态描写大作家就是勒·萨日（Lesage 1668—1747年），他的两部著名的小说都是世态小说，而这两部小说又各自提供了世态

小说的一种描写样式，《瘸腿魔鬼》（1707年）提供了横断面型的世态描写样式，而《吉尔·布拉斯》（1717—1735年）则提供了纵线型的世态描写样式。在《瘸腿魔鬼》中，魔鬼带着一个青年学生飞到市区上空，揭开一家家屋顶，让他看到形形色色的故事场面、人情世态，小说就是以这种方式提供了一个包括了种种众生相的人世“切片”，开辟了以在同一时间里表现不同空间的生活内容为特征的横断面型世态描写方式的先河，此种方式后来在世界文学很多小说作品里都被加以采用，甚至还进入了戏剧，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夏衍的名剧《上海屋檐下》。《吉尔·布拉斯》则写的是主人公吉尔·布拉斯吃过苦、遭过罪、享受过、放荡过、从事过不同的职业、经历了各味人生、下至市井、上达王侯的一辈子，他人生的每一站，就是一种世态图，他就像走在世态长廊中，跟随着他，读者也就见识了许多世态。不言而喻，这种方式比前一种方式更为简便，省却若干作品结构上的麻烦，因而，后来经常为作家所采用。当然，《吉尔·布拉斯》式的纵线型世态描写作品，与一般的写人物一生沧桑变化的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只不过纵线型世态描写作品首先关注的主人公所经历之处周围的世态，而写人生一生沧桑变化的作品首先关注的则是人本身的变化与内心。因而，在前一类作品中，主人公往往是流浪汉或者是在人间颇多阅历的人物，作者只需他到处流浪以充当各种世态展览的“向导”，并不在乎他内心的深度。正因为如此，纵线型世态描写作品，最初是以流浪体小说的形式出现的，《吉尔·布拉斯》就是西欧文学中的一个代表作。

《沦落风尘的村姑》的问世晚于《吉尔·布拉斯》约半个世纪，它显然属于《吉尔·布拉斯》这个传统，写的也是女主人公的一生，从一个纯洁的美如天仙的乡村少女一再失足、沦落为娼、最后生活潦倒又因荒淫过度患恶疾而亡。由于作者在小

说里早早地安排好了这个村姑的“失足堕落”，她后来的历史就只是各种堕落经历的变化与堕落程度的深浅，作者也就抛开了她的性格发展、内心变化、矛盾反复等等这些难题，而专注于她堕落经历的每一站，去实现自己在小说序言里所规定的“描绘一些荒唐可笑的人，勾勒出其时代之面貌”这个目标，由此，读者也就看到了法国十八世纪上至贵族老爷、修道院院长、财政官，下至小偷、赌徒、老鸨等各种人物的嘴脸与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作者的描绘与勾勒常有精彩之笔，警察局长抓住几个公开宣淫、有碍风化的男女，发现一个个都是有身份的人后，就不敢得罪下贱的娼妓那一节，就颇富讽刺的才情，那个警察局长与后来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举世闻名的人物变色龙警官奥楚盖洛夫，在见风使舵、察言善变上各有千秋，相映成趣。

如果说，《沦落风尘的村姑》作为一部世态小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知，就要算是这里的世态都围绕着一个“色”字，一个“性”字。由于女主人公吕赛特早就失足并开始以色相为本钱进行种种交换，后来更沦落为娼，而她少年时期在农村的相好吕卡后来也成为了一个男妓，小说既以他俩人为中心，它所写的世态也就不外是色性场上、卖淫业中的世态了。

色性，对于人类来说，虽然出于一种生理自然需要，但它很少是完全、绝对、纯粹地只具有自然的属性，它经常要打上某些社会现实生活条件的烙印，掺杂着某些经济、习俗、意识、心理的因素，受一定功利目的的制约或是为了达到某种功利的目的。因而，以肉体进行某种交换以至卖淫的这类社会现象，也就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古老的方式、古老的“职业”，其古老，可以说几乎是紧跟在亚当、夏娃初尝禁果这个事件之后不久。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早已指出，这种特殊的交换、

“买卖”，早在人类原始社会就已经普遍存在，不过，我们要补充一句，这种特殊的交换必须是在人类社会中出现了最起码、最原始的交换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当然，这就已经是够久远、够古老的了。在原始社会，也许某一个妇女是为了一块兽皮、一顿肉食而委身于人的；到了私有财产、父系家长制出现以后，家长则往往是把女儿或妻子的肉体作为一种交换的砝码或交换的“商品”；而到奴隶制出现以后，主人更可以随意将女奴作为商品出卖，法国著名人类学家查理·勒都鲁（Charles Letouneau）曾把这些现象统统归为卖淫之类。但是，这只是广义上的卖淫，而近代意义上的卖淫，则更多的是指个体的女性相对自由、相对自主地出卖肉体的活动。究竟相对自由、相对自主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其人所在社会的性质与结构，如在古代奴隶主民主制的希腊罗马，就已经盛行着现代意义的卖淫现象，而到了现代，某些地区、某些国度的卖淫现象中倒仍残存着古代奴隶主所有制的若干积淀，封建把头、妓院老板、鴉母往往就是这种积淀的体现者。

至于对于卖淫者的社会舆论与她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历代也颇有不同。根据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对部落民族的考察与对各国社会状况的历史研究，在原始社会时期，少女进行卖淫并不以为耻。在此后一个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里，女子既然属于其父或其主人，她们的肉体被当作交换条件，当然更不存在对她们的轻视，在这种交换中，出卖肉体只是一种单纯的买卖，此种附有条件的色情交换只是出于对对方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尊敬与羡慕。在某些民族与地区，对主人或家长（有时是父亲，有时是丈夫）来说，将自己拥有的妇女随意“借贷”或用来交换，也是一种权力。在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鼎盛时期，色性业与卖淫并不是令人羞耻的事，色艺双全的卖淫妇经常出入于文化名人的门下，颇受尊敬。在古代婆罗门印度与古希腊希

普吕斯、考林德等地，宗教对卖淫也是容许的，宗教寺院内外还公开存在着卖淫，据宗教史料记载，释迦到维塞里的名城时，曾受到很多娼妓的迎接，而在婆罗门的寺院中，僧侣为了使供于本寺院的偶像招来更多的香客，允许卖淫妇在寺院内或寺院外的街上唱淫猥的歌，摇铃跳舞。

卖淫仍是卖淫，这个古老的行业并未因为中世纪严厉的禁欲主义而消灭，但却因为基督教教义与教会的禁欲主义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了一件可耻的事情，一种肮脏的买卖。当然，各地区不同的习俗对卖淫是宽容还是严厉，以及严厉到何种程度，与书本上对卖淫的道德评判往往并不完全一致，书本中对卖淫的道德评判，不仅要受当时当地社会习俗的影响，而更重要地还取决于写书者的道德倾向以及他身上有多少道德负荷。

本书产生于法国十八世纪中叶，作者于1765年为此书写了序，1766年又为第二版写序，其出版年代是确定无疑的，这正是波旁王朝路易十五在位的期间。尽管这个时期的社会上淫靡之风颇甚，但毕竟前不久还曾有过路易十四堂堂正正、冠冕堂皇的“太阳王盛世”。作为那个盛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天主教作为国教居于至尊地位，这一封建专制主义盛世的余韵在路易十五时期还没有完全消失，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当然不存在古代社会中所有的那种对卖淫现象与卖淫女的宽厚观念。

至于作者，既然他这部小说的目的在于写世态，在于醒世与警世，因此，他就必然像这类作家一样有其道德的立足点、道德的尺度，只有这样才能看出一些荒唐可笑的世态，才能衡量出何以荒唐可笑。他的立足点与尺度，无需多加研究，仅从作品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是出于农业社会与宗法制自然经济的人生理想，二是出于宗教的教义与戒条。

在小说里，这位在城市里沦落为娼的村姑与她的同乡情人最后悲惨去世时，对从乡下赶到病床前的母亲与乡亲们这样忏悔，说：“我们应该受到大家的憎恨，朋友们，你们看见，乡村的日子比城里头好多了，你们生活在平静、纯洁之中，而我，而我……”这段忏悔当然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它再清楚不过表明了作者本人那种崇尚乡村自然纯朴状态而厌弃城市生活的倾向。作者有此倾向倒并不一定因为他是出身农村的乡士之人或退居田园的隐士，而是因为在十八世纪法国，乡村与城市不平衡的发展与对照，已经是一种引人关注的社会现实，此种社会现实在人们的脑子里难免不引起某些思考与感受，产生某种观念形态。

路易十五在位时期（1715—1774年）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有长足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规模日益扩大，生产水平不断提高；1757年成立的安新煤矿公司雇有四千工人，在巴黎六十万居民中约有半数是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有了惊人的发展，更多的工业品或殖民地产品进入了市场；股票交易与投机活动也开始出现；贸易从1716年到1787年之间竟增加了五倍；城市有了明显的扩大，南特、南锡、第戎等城市当时的规模已基本上与今日相当，巴黎当然更见繁荣；大城市里奢华的风气开始滋长并向周围地区蔓延，而在农村，则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显然，这是一个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起步的时代，是原来宗法制的生活状态、生活习俗、固有的观念形态开始发生变化的时代，也是人们的思想开始围绕着新的经济形式、新的生活习俗、新的城市而转悠起伏的时代。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经济形式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城市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时候，从来都是“不纯洁的”，无不夹杂着某些“恶”的成分：欺诈、盘剥、巧取豪夺、奢

侈、虚荣、腐化、放纵、享乐等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恶”的杂质并不是反常的，而是社会现实、人性表露的自然之态。同样，当这类现象出现的时候，社会上对它们有种种不理解、不以为然、逆反心理、厌弃情绪以至非难谴责等等，也不是反常的，也是自然的社会反应，这种反应如果不是发生在因为生活惯性与思想惯性而在社会变化面前失衡的人身上，就一定是发生在因对人类社会、对人性境界有某种天真的理想、绝对纯粹之理念而对社会现实中自然而然的弊端有所不满的人身上。不论是哪一种情况，反正当十八世纪法国社会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在这个民族的文学里确实产生了一股反城市风气与城市文化而颂扬乡村的自然纯朴状态的潮流。这股潮流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小说作品，它们几乎都是以纯朴的农村青年进入城市后丧失了自己的清白而堕落变坏的故事为题材，以腐化变质的农民为主人公。最初于1735年问世的，是马利伏（Marivaux，1688—1763年）的《暴发户农民》（*La paysan parvenu*），它写一个十九岁的农村青年来到巴黎后，很快就沾染上坏作风，学会了阿谀逢迎女人，靠自己的美貌与伶俐取女人欢心，通过裙带关系而升官发财。相继于1738年又出现有穆比（Mouby）的《暴发的乡村姑娘》（*La paysanne parvenue*）。在1765年努加雷的小说《沦落风尘的村姑》之后，1775年，雷斯蒂夫·德·拉·布列多纳（Restit de la Bretonne，1734—1806年）开始发表他著名的长篇小说《堕落腐化的农民或城市的危险》（*La paysan perversi, ou les daugers de la ville*），紧跟着还有让奈特·R的《堕落腐化的农村姑娘或大城市的风习》（*La Paysanne perversie ou les modes des grandes villes*）。除了这些小说外，更有大思想家卢梭偏激而强有力的理论著作，他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著名的批评文论《给达朗贝论戏剧的信》以及划时代的理论宏篇《论人类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础》，都否定了都市的奢侈、华贵、虚伪、享乐的风尚以及与城市文明相关的娱乐形式，赞颂了乡村的自然纯朴状态。把《沦落风尘的村姑》结尾中女主人公那段忏悔，放在十八世纪法国这个思潮的背景上来看，其性质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至于作者道德倾向的另一个根由是宗教教义与戒条，则更显而易见。在他笔下，吕赛特的“堕落”并不是从进入了城市以后开始的，而是从她像夏娃那样第一次尝禁果为起点的。她与一个农村小伙子共尝禁果，这实在是一件无可厚非、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对于她这样一个村姑来说。但作者却把它看得极为严重，认为是吕赛特一生罪恶堕落生活的根源，“要不是你头一个让我失足，我也许不知道何为恶习丑行”，他在吕赛特的临终忏悔时，又安排了她对自己的同伴“亚当”所作的这一谴责，而这个“亚当”也悔恨自己“是个灾星”，“没有提防”夏娃的姿色，没有“抵制她美色的诱惑”，“腐蚀了她的纯真，使她越陷越深，越滑越远”。作者的这一番笔墨，简直就可以说是宗教禁欲主义气味十足了。

小说的作者让-巴蒂斯特·努加雷，生于1742年，小于《危险的关系》的作者拉克洛一岁，小于萨德两岁。他卒于1823年，一生中写作量甚大，诗歌、小说、剧本、趣闻故事等，均颇多收获。作为十八世纪一个以写作为生的人，他或多或少不免流于粗制滥造与见风使舵。这一部小说写于十八世纪中叶，距法国大革命还有二十多年，其迎合传统道德与宗教意识的意图，也就在所难免了。

作者原序：沦落风尘的村姑—— 历史的卖淫现象

这是一本以性问题为中心的世态小说，展现出围绕着性问题的人情与风俗。

作为一部世态小说，作者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众生相，上至贵族老爷，下至赌徒老鸨，他的勾勒，是异常精彩的。

故事中的女主角，一位纯洁、美如天仙的乡村少女，由于无知而失身，开始以色相为本钱，进行种种的交换，后来更沦落为娼。而她少女时期的情人后来也成为一男妓。小说以她俩人为中心，写尽了色情场、卖淫业的百态。

作者反对法国式的神魂颠倒、赴汤蹈火，以及无病呻吟的爱，他直言：“我的书比一本道德经更加有用。”“我害怕遮遮掩掩的，读者就根本不注意其道德目的。”

因此，性的描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个切入口，只不过是免于读者打哈欠的东西，终究，它还是一本以情欲警诫情欲的“道德性经”！

每天都有人问书商：出了什么新书吗？那么多作者发表的如许作品都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今天的新作刺激读者的不断追求。为什么人们如此渴求刚刚出版的东西呢？那是因为读者知道有些新作销售得快，若不赶快购买，便会告罄，再也寻觅